

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

木棉花的故事

李佳蓮

△寫墮落的女孩再燃希望，能反映社會情形。對話太多，卻缺事件襯托。——邵儗
△社會寫實小說，文辭可稱通順，但是對整個故事的佈局及人物背景，尚需補充。——丁崑健
△內涵深遠，頗富哲理。——林金鈔

沉沉悶悶的午后。

懶洋洋的陽光拂照在木棉花上，一股股斑紅，夾帶著仲夏的氣息，慢慢地化為生命的熱力。

筆直的羅斯福路，乘載著無以數計的脚印，悠悠地延展成嬉鬧的旅途，直到看不見的彼端，才隱透出一絲的希望。

祥和緩緩步出醫院，迎面的熱浪衝得他的頭腦有些發脹，一顆顆金星滿頭飛竄，更映得他的冥想閃發光。扶了扶牆柱，挺了挺腰，他固執地一任驕陽的親吻，使得略顯蒼白的臉頰稍稍泛起綠紅。

馬路上的車輛穿梭不息，黑亮亮的柏油路彷彿熔了般的情散，送走了一批，又來了另一批，生命也不過是周而復始的一場遊戲。在宇宙的巨輪下，有時候，人類是無可奈何的。

祥和望著一條條分叉的小徑，躊躇著自己的方向，拐了彎，又拐了彎，終於又回到原來的地方。夾道兩旁盛開的木棉花點綴得藍天更加的藍；樹上的鳥鳴應和著車輛的喇叭聲，形成一種和諧的噪音。

祥和站在原處，望著依舊分明的小徑，終於決定了自己的方向。

「去西門町吧！我該多抓住一些生命的。」

×

×

×

×

×

沉沉悶悶的午后。

仲夏的陽光仍恣意地散發著迷人的魅力，却引不起人們一絲的情愛。

「該死的夏天，該死的太陽！曬得我他X的渴。」

火辣辣的太陽強烈地回了她一個微笑，熱情得令人難以消受。

娟兒摸了摸空盪盪的口袋，望了一眼紅通通的火球，不由得歎了一口氣。

「他X的鳥，連一毛錢都沒有。晚上還得給老大送錢去吶！偏偏這怯人的太陽，照得鳥屎都飛上天了。」

時間一秒秒過去，冷清的街道依舊冷冷清清。

好不容易從空盪盪的街道走來一對男女，娟兒帶著希望骨碌碌地盯著他們瞧。那個男的一身瘦骨，外罩一件特大號的麻衫，頭上梳著油亮的教父頭，嘴邊還不時吐著陣陣清煙，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樣。一雙賊眼却不轉睛地繞著娟兒轉來轉去，從頭看到腳，再從最低點看到最高點，形成一副天生的諷刺；女的臉上塗著厚厚的胭脂，紅的，綠的，紫的，藍的，活像社會的大染缸。一身贅肉順著脚步很有規律地晃來晃去，震得人眼冒金星，七魂出竅。一雙烏紫的眼狠狠地瞪著娟兒，嘴裡還不時吐出一句句的髒話。

「嘖！嘖！這等貨色就是給了我萬兒八千，我還不一定要吶！」娟兒以滿懷的輕蔑目送他們遠去。

又一對男女晃走過來。兩張同樣年輕的臉，充滿著稚情與希望。亮麗的陽光突然變得溫柔起來，輕輕地照在他們無愛的眉梢。無限的歡笑混合著幸福，毫無保留地流淌到彼此的眼底。這個



J.J.

世界的汗水與淚水早就被他們遺忘。他們打娟兒的身邊走過，沒有留下一絲的施捨，只一串串年輕的笑聲劃破了娟兒的自尊。

娟兒拿起水粉餅，瞧著鏡子裡的自己，應該清朗的眉尖，應該明澈的雙眸，應該多情的嘴角，却變得如此暗淡。

陽光沒入不知處的雲端，亮晃晃的天一下子變得陰沉起來。

「我該快樂的，不是嗎？」一絲淚光泛上眼角，娟兒吞了一口口水，無言地闔上水粉餅。她是沒有時間為命運的不公平哭泣的。

路就是這麼走來，又這麼走去。叮叮噹噹的人生對許多人而言是一種奢侈。

娟兒理了理衣容，重新沒入陽光的世界。

「管他吶！即使我把天給想踢了，也沒有人會為我掉下一滴淚，倒不如縱情享樂，過一天算一天。」

太陽漸漸西沉，西門町的人潮愈來愈猛。這裡是歡笑的天堂，却也是墮落的地獄。店家的霓虹閃閃著誘人的眼簾，萬紫千紅的色彩，使人們忘記了天邊的霞紅。上至高級的百貨公司，下至浪盪的地下舞廳，一樣的人語喧嘩，一樣的喜怒哀樂，直叫人分不清善惡。

灰暗的牆角蜷縮著一團黑球。來來往往的人潮快速地變換著他們的步伐，却始終沒有人注意到牆角的灰暗，大概是人們都厭惡污穢，唾棄平凡吧！

娟兒雜在人群裡，亦步亦趨地追隨著潮流，沒有思想，沒有

希望，直到天邊最後一朵晚霞褪去誘人的紅彩，才意識到夜已經來了。

晃盪了一下午，口袋裡依舊空盪盪的。胸中的烈火呼之欲出，除了口渴，還是口渴。

「他X的累！混了一下午，偏偏沒遇著半個凱子，待會兒回去怎麼向老大交待！」

撥了撥前額的短髮，娟兒找了張長椅坐了下來，麻木地捏打著酸疼的小腿。隨著夜色的加重，她胸口的壓力也愈來愈大。

一波波人潮向前湧動。每個人的眼中除了紅黃藍紫的世界，就是紅黃藍紫的自己，沒有別人，沒有生命。

娟兒揚起寂寞的睫毛，固執地盯著過往的人群，不時強弓著誘人的微笑，寄望能在寂寞的人群裡，找到一顆寂寞的心。

時間毫不留情地走了。人潮隨著夜色的深沉愈來愈擠，却沒有一個人肯承認自己是寂寞的。

牆角的黑球勉強地發出一絲呻吟，驚醒了世間沉睡的良知。

娟兒不經意的一眼，一陣陣顫慄混合著憔悴隨即映入瞳孔，她看到了黑暗的角色。

輕輕地攙起縮著的黑球，一張蒼白的臉，一雙無神的眼，佔據了她的神思。

「小姐，我的病發作了，不可以麻煩妳幫我叫部車……送我回去……。」

「天殺的，真倒霉，今兒個一毛錢都沒攢到，却偏偏遇著一個討債鬼！」娟兒喃喃說道。

「拜託，……我好難過……。」

一張年輕的臉孔，絞纏著一對粗黑的大眉，慢慢地化為憐憫。

溶入娟兒的血液中。

「可以是，但是，我沒有什麼錢。」娟兒為難地說著。

「錢？我有，在左邊的褲袋裡，請你……。」

娟兒攙著一條年輕的生命，走出喧鬧的人群，也走出了寂寞。急促而微弱的脈膊使她感受到生命的跳躍。此時此刻，除了天上的星星，沒有人比她更燦亮。額頭上滿怖的汗水不再是發洩，只輕輕地化為一股暖流染紅了她的雙頰。

偶然的意義往往不是偶然，在人生的許多轉捩點中，它往往勝過許多的老生常談。

娟兒叫了一部車，重新踏上旅程，身旁年輕的臉孔不再痛苦，只淡淡地泛著少許滿足。車子從喧嘩的鬧區直趨郊區，周遭的景物也逐漸由絢麗轉為平淡，娟兒掏了掏他的口袋，一疊花綠綠的鈔票引誘著她的良知。

「老大還等著我拿錢回去！」

「只要我有了這筆錢，就可以向老大交待了！」

「我該怎麼辦?!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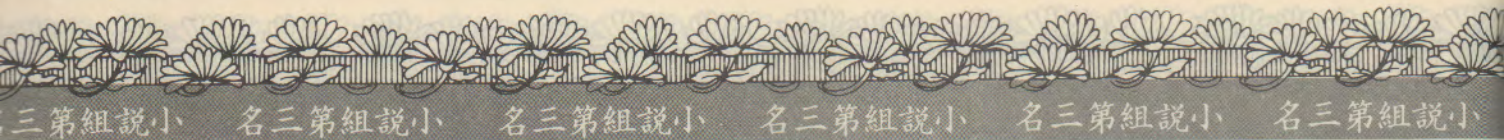
J.J.
車子飛速地穿梭街道，一盞盞銀白的路燈從身後流逝，交錯成一個個相疊的影子，像撒旦的利刃，一劍劍試探著她的良知。

一隻枯瘦的手臂輕攀著她的手，許是抽痛吧！她感到由指間傳來的希望。

一滴淚水悄然滑落她的臉頰，滴落在另一張年輕的臉龐。她緊緊捏了一下手中的鈔票，又把它們放回原來的地方。

「從來沒有人像他一般依恃著我，難道我只能一輩子做男人的菟絲花，而不能做一朵池中的





睡蓮，在悠悠的月夜裡，吐露著清香？我並不渴望擁有滿堂的喝彩，只希望能遠離人群眼中的輕蔑。」

車輪飛速地轉著，却帶不走希望，帶不走隱沒在月夜的良知。

× × × × ×

乳白的門，乳白的窗，乳白的地，乳白的牆。

只生硬地在乳白的牆上簇著一幅紅黑交融的抽象畫。紅裡有黑，黑裡有紅。

乳白的桌几，上面擺著一盆火紅的玫瑰，淡淡的紅光輝映在乳白的床上，乳白的枕上，乳白的被單。

淡淡的櫻紅，透著乳白，正如同生澀的乳白中滲著一抹微紅。

大地是如此的沉寂，沉寂地令人忘記痛苦，忘記歡笑。這世間的生老病死往往就是從沉默的神社間不停地輪迴、輪迴，直到

第一抹微陽射透乳白的百葉窗，才令人驚識到神社的殘酷：這裡並不是美麗的殿堂，而是一所活生生的酷房。

屋裡的光線愈來愈亮，映得屋裡的乳白更加乳白。娟兒走到窗邊，拉起乳白的百葉窗，萬紫千紅的世界一下子從透明的玻璃透了進來。屋裡的對比不再死氣的強烈，而在空氣的生澀中，慢慢轉為調和。

時光隧道彷彿一下子從幻夢的天堂回到現實的世界裡，令人感到一股椎心的刺痛，却由不得人的推托。

到一股椎心的刺痛，却由不得人的推托。

嗆鼻的葯味由淡轉濃，一張

張沉睡的臉孔也漸漸甦醒。被人

遺忘的苦痛再度復活，生生死死

又再度繞著人群的思路轉來轉去。

「這麼年輕的生命不該受此

折磨的。」

「這麼英俊的臉孔不該如此

扭曲的。」

「這麼快樂的心靈不該如此沉睡的。」

「這麼豐富的旅程不該如此斷絕的。」

娟兒坐在病牀邊，回憶著初相識的那一團黑球，微微的呻吟震撼了她千古的良知。從那一刻起，清秀的臉龐不再有著紅黃藍紫，微蹙的眉尖偷偷淪落屬於年輕的氣息，此刻的她是個平凡不過的小女孩了。

娟兒凝視著牀單裡瘦弱的生命，微弱的呼吸讓人有一種抓不住的感覺。

「祥哥，他們說你要離我而去，為什麼呢？你不是說，要告訴我一段木棉花的故事嗎？你不是說，要帶我去看你心愛的木棉花嗎？記不得你曾經告訴我：生命是永恆的？那麼，你為什麼要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離我而去？上帝對你實在是太不公平了。在你短暫而豐富的旅程中，是不該承受如此痛苦的。這種苦痛應該讓那些沒有生命意識的人去承受，而不該是你，不該是你。祥哥，告訴我好嗎？世間的錯誤究竟是誰的責任？」

× × × × ×

「謝謝妳！小妹。妳給了我一季的陽光。」

沉沉悶悶的午后。

一樣炙人的陽光，一樣陌生的人群。

羅斯福路上的車輛依舊川流不息，火紅的太陽照得滾燙的車身閃閃發光，活像晶瑩璀璨的銀河，向人們炫耀著神社的財富。往高處一站，什麼名牌轎車，什麼風雅韻事，都只不過是銀河中的一個小點，或是神社手中的一則笑話罷了。

「謝？有什麼好謝？！只要下次你別他×的可憐兮兮，害得我回去抽一頓條子就好了。」

突如其來的反應，突如其來的意外。

一朵木棉花跌落在地上，在空中翻轉了好幾個筋斗。

祥和凝望著羅斯福路上來往的車輛，將它們化爲一顆顆迷途的星球，嵌入想像的星河中。



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



「妳看！那些閃閃發光的車子像不像是天上的星星？」

「星星?!你大概還沒睡醒吧！大白天的，做什麼白日夢！」

娟兒沒好氣地說著。

「不要這麼說。妳看，它們來自遙遠的那一端，汲汲地奔尋自己的方向，却在零零落落的掌聲中，自以為尋到自己的目標。然而，却矛盾地迷失了自己。」

「你在鬼扯些什麼啊！我不懂。」

「你不會懂的，也不該懂。這顆小腦袋是應該活在花草草的世界裡。」

娟兒明麗的臉龐忽然掩上一片烏雲。她應該是的，却不應該的不是，這到底是誰的過錯？

「怎麼了？小妹！」

「我的確是活在花草草的世界裡。在別人的想法裡，我只是一株玫瑰園裡的雜草。每一個自以為是的社會園丁都想把我連根拔起，好讓這個花綠的世界更加豐富。」

陽光褪去炙熱的面紗，輕輕地捎來一陣和風。

「小妹，沒有人甘心承認自己是一株雜草，也沒有人有權利斷定別人所扮演的角色，即使你是一株雜草，也是一株可愛的雜草。在我危急的時候，只有妳，卑微的小草，越過了玫瑰的刺叢，重新點燃我心中的希望。更何況，雜草也該有雜草的希望，它們強勁的生命力是遠超過嬌艷而柔弱的玫瑰。」

娟兒垂下頭，強凝著淚水。從來沒有人告訴她這些，然而，十數年的倔強却讓她迷失在自我的想像中。她改變口氣說道：

「嘖，嘖！何必說得那麼好聽！你別把我當成什麼高貴的草類，那天要不是我釣不到凱子，無法回去向老大交待，我才懶得管你！」

祥和輕輕地帶著一個笑，他深深明白這個小女孩還沒有長大。她只不過希冀以醜化自己來換取別人的關愛。

「小妹，不要自欺欺人了！」

「誰說我自欺欺人！我偷過，我搶過，甚至陪男人上旅舍！」娟兒偏過頭去，隱忍著奪眶欲出的淚水。

祥和輕擁著娟兒的臂膀，像呵護孩子般地拍打著她的背脊。這是一個太需要愛的小生命。

「小妹，即使這些都是真的，也不該完全由你承擔。一個社會的過錯，並不是你這個小生命所該承受的。相對的，許多自以為能倖免於這個責任的人，鎮日辱罵著社會的過錯，却不自知自己才是社會染缸的推動者。比起那些人來，妳要真率的多了。所以，妳不必自責太深，妳所該做的就是重新掌握生命的舵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」

娟兒緊緊依偎在祥和的懷裡，沉默地不發一言。

「告訴我，為什麼和老大在一起？」

「不為什麼，千篇一律的理由。老大能給我吃的、穿的，和很多很多的錢，甚至可以找一大群男的陪我玩，所以，我跟了他。」

「那麼，妳很快樂囉？」

娟兒緊閉著嘴，輕輕地搖著頭。

「小妹，妳看枝頭那些碩實的木棉花，火紅紅的像極了生命的熱力。他們孤傲地立在枝頭，沒有綠葉的烘托，沒有人群的掌聲，却給人們留下永不磨滅的一季紅。紅得讓人領受到奮鬥的意義，讓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。直到它們落下的那一天，人們才感歎生命的短暫。」

「他們真美。」

「知道嗎？木棉花又叫做英雄花，我想這就是它的含義所在。生命的美麗不在長短，而在充實與否。木棉花的生命雖不長久，但是，在每一秒屬於它們的生命裡，它們確實傳達了自然的音律，它們盡情怒放，轟轟烈烈的過了一生，直到自然的呼喚，才

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 名三第組說小

留給人們一地美麗而悲涼的回憶。」

「這難道不是悲劇嗎？它們的生命是如此短暫！」

「不！生命是永恆的。木棉花雖然會殞落，但是，它那光禿的枝幹却永遠堅立在泥土上。等到明年盛夏之時，它們又會回到人們的記憶裡，延續著上一代的任務，繼續著它們的旅程。或許它們也會像老祖宗一樣殞落，但是，在盛夏的記憶裡，它們確實燦爛地開過了。死後，它們將自己奉獻給大地，滋潤著下一代的成長，如此周而復始，生生不息。」

娟兒低下頭，思索著永恆的意義。她不懂，真的不懂。對她而言，生命只不過是一天天的物換星移。

「祥哥，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只希望你能抓住生命的虹彩，盡情描繪妳的生命，不論是紅的、黑的、藍的、紫的，只要是用心的、踏實的一筆，都是完美的記憶。要知道，有許多人一輩子只能當個殘廢的畫家，因為，當他明白什麼是顏料的時候，老天却奪走了他的畫布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傻女孩，有一天你自然會明白的。」

火紅的太陽下山了。溫柔的霞紅取代了金光滿佈了整個天空。此時，平凡取代了耀眼，祥和取代了孤傲，誰說小草沒有快樂呢？新的希望，新的熱力重新注入娟兒的血液，她在等待，等待另一個盛夏的來臨。

——我不相信——

儀表上的心電圖死死地落下一條直線。

娟兒不能自己地盯著不再起伏的線條。渴求著一個意外的發生，即使是一個小折也好，一聲呻吟也好，却成了永遠的遺憾。直線不一定永遠是好的，就像是人生旅程，是需要一些波折來點綴的。一條平坦坦的路子，沒有人會甘心走一輩子，總要費事的繞過一個大圈子，才能領略到起跑點的純稚。這並不是浪費，而是生命。

娟兒呆呆地盯著祥和，直到周遭響起一陣哀嚎，才拉回她的記憶



她費力地思索著和祥和相處的一百個日子。對祥和而言，每一個日子都是生命的賭注，但他却用心地過著，努力地堆砌著生命的充實，即使在病魔折磨他的時候，也未曾放棄任何努力。他以繼夜的苦讀，學習著新的事物，每一個日子對他而言都是無價的。漸漸地，他的臉扭曲了，手脚不聽使喚了，在生命的最後

一秒，也終於用活生生的例子給娟兒上了一課。

娟兒緩緩打開祥和的遺書，一個個生命的音符再度活躍在人的舞台：

小妹：

既使是有污共的生命，也該在缺憾中追求完美。我將生命的火花散播在你的心園，希望你朝一日，你能長成厚實的木棉花。

祥和

娟兒緊握著祥和的遺書，一股股生命的熱流注入她的思想。

此時此刻，她終於明白：生命是永恆的。只要她掌握著生命的舵，便能在宇宙的時流裡毫無畏懼地前進。